

憨大媳妇养龙蚕(上)

【野谈】

■汤见光

很久以前,在杭嘉湖平原腹地有个叫语溪的地方,当地气候宜人,适合种桑养蚕。久而久之,养蚕缫丝成了当地一项传统产业。关于养蚕,流传有很多故事。其中,憨大媳妇养龙蚕的故事最广为人们所知。

话说语溪有个叫沈家埭的地方,用这里养的蚕宝宝织的茧子缫出来的丝做的丝绸,特别洁白柔软,很受欢迎,甚至成为贡品。沈阿婆是村里公认的养蚕能手。要说这阿婆还真是不幸,早年就丧夫,留下两个儿子,全靠她种地养蚕缫丝把两个儿子抚养长大。这两个儿子,老大憨厚老实,勤劳肯做,村民都喜欢

呢称他“憨大”;老二由于阿婆宠爱,有些不务正业,整日游手好闲。

在阿婆的操劳之下,成年后的两个儿子都娶了媳妇。老大娶的是一个外地逃难来村里的年轻女子,老二娶的是邻村一个女子。本想阿婆终于到了享享清福的时候了,没想到却突然得病卧床不起,在床上拖了几个月就过世了。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这几个月,憨大、阿二夫妻的品性也显现出来了。还真应了这句老话,“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这憨大媳妇和憨大一样,忠厚贤惠,照顾婆婆任劳任怨;阿二媳妇没过几天就抱怨连连,甚至找借口回了娘家,

连续多日不见人影。村里人也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私下都说阿婆白疼阿二了。

转眼到了春季养蚕的时候。村里家家户户都买来了蚕种。这蚕种是蚕蛾产在一张张棉布上的蚕卵,棉布长方形,大小一尺见方,用黑布包裹着。憨大也买来蚕种准备养蚕。这天晚上,憨大媳妇对憨大说自己是外来人,不懂养蚕的法子,尤其是孵蚕种,更是听都没听过,这可咋办?这么一说,憨大也是傻眼了,要知道,以前家里养蚕,都是阿婆一人操劳,加上当时习俗,养蚕是女人家的事,男耕女织,没有男人家去操养蚕这个心。憨大夫商量

来商量去,只有一个办法,向阿二媳妇请教,毕竟是自家人,总不会不教吧。

到了孵蚕这天,憨大媳妇拿了几个鸡蛋,早早来到阿二家,向阿二媳妇请教孵化蚕种的方法。阿二媳妇听憨大媳妇说明来意,看着那几个鸡蛋,热情地说,大嫂怎么这么见外,你要学养蚕,我肯定是把知道的全告诉你,边说边接过憨大媳妇手里的鸡蛋。阿二媳妇一本正经地告诉憨大媳妇,孵蚕种时要先拿开水把蚕种浸一浸,然后把开水浸过的蚕种拿黑布包住,放在棉被中,过两天蚕宝宝就孵出来了。接下来该怎么办,阿二媳妇也一一告诉了憨

大媳妇。看着憨大媳妇感激万分地离开,阿二媳妇的眼里流露出鄙夷的神色。

接下来几天,村里的女人都开始忙着养蚕的事。大家见了面也是在谈论各家的蚕宝宝:你家的蚕宝宝吃桑叶劲头大不大?你家的蚕宝宝睡眠(蚕宝宝一生要睡眠五次,每睡眠一次就蜕皮一次,长大一点)了吗?让阿二媳妇惊讶的是,憨大媳妇也常常和村里其他女人一起讨论蚕宝宝的生长情况,每天也是忙忙碌碌,采桑喂蚕,一如人家。阿二媳妇暗暗地想:奇怪,难道憨大家的蚕种没有被开水烫死?阿二媳妇百思不得其解。(待续)

【亲历】

陶玉玲嘉兴述往

■欧福泰

1月15日,我国著名的电影电视剧表演艺术家陶玉玲在北京病逝,享年92岁。我从媒体上得知消息,心里很难过,一个说起话来都带着笑的著名演员,怎么说走就走了呢?她塑造的一个个人物形象,活灵活现地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中国电影电视剧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我曾经和到嘉兴来的陶玉玲有过一次接触,那次接触给了我深刻的印象。

2003年10月底,嘉兴即将迎来一个文化艺术界的盛会,即当年的11月1日至5日,由中国文联、中国影协、嘉兴市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第十二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在嘉兴市隆重举行。为了迎接这次盛会,政府和社会各界均做了精心安排。一天,我接到通知,让我去戴梦得大酒店接待组担任联络员,配合接待组组长、时任嘉兴日报社纪委书记的毛新华同志搞好来宾接待工作。接待组还从市档案局、市总工会等部门抽来六七位同志。当时戴梦得大酒店主要接待内地(大陆)影视界知名演员、导演等入住;阳光大酒店主要接待港澳台及国外影视界知名演员、导演等。

这个电影节真可以说是高朋云集,群星荟萃。距开幕式还有一两天时间,前来报到的知名演员可真多,其中有大家耳熟能详的卢奇、徐静蕾、王志文、袁泉、夏雨、葛优、周星驰、斯琴高娃、陶红、谢晋、孙道临、田华、于蓝、陶玉玲等。11月1日晚,“第十二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2003中国江南文化节”开幕式和“同一首歌”大型演唱会、第十六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仪式同时在嘉兴南湖市民广场举行。11月5日,“第十二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颁奖典礼暨闭幕式在嘉兴大剧院举行,央视李咏主持。

一天下午,我在戴梦得大酒店来宾住宿的楼层走廊上巡视,看看来宾们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的。这时,我一眼就看到陶玉玲老师正在走过来,她可能是要下楼去。从电影《柳堡的故事》《霓虹灯下的哨兵》中,我早就认识了陶老师,特别是她在《柳堡的故事》中扮演的主角“二妹子”甜美的形象,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影片中那首插曲《九九艳阳天》中“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哟,十八岁的哥哥呀坐在河边,风车随

着那个东风转呀,蚕豆花儿香,麦苗儿鲜……”更是我最爱唱的歌。我赶忙上去,尊敬地叫了一声:“陶老师,您好!”陶玉玲看到了我胸前的工作牌,脸上露出了甜美的微笑,热情地握着我的手说:“你好,你好!你们辛苦了!”随后我就搀着她,一起往电梯口走去。

陶玉玲老师出生于1934年,江苏省镇江市人,毕业于华东军政大学。她的演艺生涯十分辉煌,从1957年主演电影《柳堡的故事》一炮打响,以后又主演了电影《江山多娇》《霓虹灯下的哨兵》等多部电影,她扮演的角色都很出彩,至少影响了两代人。可能是我的记者生涯职业习惯吧,在走到楼下大厅的过程中,我不住地和陶老师交谈。我问她:“您是怎样走上电影演员这条道路的?”她笑着说:“这个啊,倒也是个巧合。”接着,她向我娓娓道来。当时,八一电影制片厂准备开拍电影《柳堡的故事》,可是影片中的女主角“二妹子”始终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新中国第一位女导演王苹急得要命。这时,编剧黄宗江向王苹推荐了当时在原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任演员的陶玉玲,说曾经看到过这名笑起来特别甜的女演员,倒很符合“二妹子”的形象。王苹经过反复考察,感到陶玉玲在形象上、气质上就是“二妹子”,很快就拍板定下了。

我又抓紧时间问陶玉玲:“拍《柳堡的故事》是您第一次上银幕,拍电影很苦吧?您是怎样克服的?”“是很辛苦的,但这个苦一定得吃呀!”陶玉玲跟我说,虽然自己在前线话剧团期间,也主演过《东海最前线》《刘莲英》《霓虹灯下的哨兵》等多部话剧,但电影毕竟和话剧还是有区别的,尤其要真实。《柳堡的故事》大多数镜头拍摄是在江苏省扬州市宝应县柳堡镇。有一场戏是拍摄敌人抓捕“二妹子”,导演要求“二妹子”跳入水塘中躲藏。可当时正是冬天,导演王苹想方设法尽量不让“二妹子”陶玉玲多吃苦头,可还是没用。这时的陶玉玲也顾不了那么多了,想也没想就“扑通”一声跳进水塘,按照导演的要求一次过片。从水中上岸以后,浑身湿透的陶玉玲冻得发抖,但心里还是快乐的……

二十多年过去了,那段邂逅陶玉玲的经历,我一直珍藏在心头。



白蛇传斗白鹤民间版画

【传说】

岳飞后人居濮院

■陈永治

桐乡市濮院镇新庄村,有个李家门自然村,当地流传着一个有关岳飞的传说。

话还得从岳飞抵抗金兵说起。宋高宗赵构建都临安(今杭州)后,金兵继续南下,岳飞率军抗金,进兵中原,大破金兀术于河南郾城,并乘胜进军朱仙镇。岳家军士气高昂,以“直捣黄龙府,迎还二圣”相激励,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岳飞在《满江红》词中说,“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但是,如果真的迎回二圣,即被金兵掳去的宋徽宗、宋钦宗,那将置宋高宗赵构于何地?于是,在岳家军正待渡黄河之际,赵构便以十二道金牌命令其班师。照理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但连下十二道圣旨,这就使岳飞不得不服从了。他悲愤至极,仰天长叹:“毕生之功,废于一旦!”

传说岳家军班师经过濮院一带的“幽湖草市”的时候,岳飞悄悄地登门拜访了著作郎兼羽林中卫、护圣军右骑尉濮凤。为防万一,未雨绸缪,便留下了小儿子岳霖和装有十二道圣旨的盒子,托其秘密保护。由于私交甚笃,濮凤仗义,一口应承。随后,在偏僻的村庄起屋造房,建“家堂”于梁顶以放置小漆盒,并将岳霖改名为李嗣岳。

没过多久,岳飞、岳云父子俩果然罹祸,以“莫须有”罪名,在风波亭遇害。精忠报国而遭此奇冤,当时的官民人等,都敢怒而不敢言。

后来,濮凤临终前,交代其后人说:“李嗣岳家居住的那一带农村,以后人口多起来了,我看这地方就叫报恩乡。”濮凤的子孙们都莫名其妙,为啥临终前要交代这么一桩无关紧要的事?既然是老祖宗郑重其事的遗嘱,那就必须照办。这就是李家门原属报恩乡的由来。濮凤临终时,心里非常明白,要是没有韩世宗、岳飞抵抗金兵的胜利,哪来的南宋王朝偏安于江南?将来总有一天昭雪冤情,朝廷和老百姓都会感念岳飞父子的恩德。我就预先留下个地名吧,就可以千秋万代地流传下去。

光阴荏苒。一代代相传,繁衍生息,就有了如今的李家门自然村。李姓人家是否真的是岳飞后裔呢?那可就说难了。

【笔记】

三女堆恨意难平

■姚孝平

在海宁长安镇,有一处1973年发掘的汉代古墓群,相传墓主人是三国时期东吴开国皇帝孙权的三个女儿,因此俗称“三女堆”。

孙权有三个女儿,最有名的两个是步夫人所生。《三国志·吴书》记载,“少曰鲁育,字小虎,前配朱据,后配刘纂。”孙权给自己女儿取双名突破了常规,因为三国时名门家庭的人取名一般都是单名。而且,表字“小虎”也很有趣,她的同胞姐姐叫孙鲁班,字大虎。大概是因为孙权希望女儿成为虎女吧。

也算遂了孙权的愿,两个女儿都嫁得很好。孙大虎嫁给了周瑜的儿子周循,后嫁给大司马全琮。229年,孙权称帝,将孙小虎嫁给左将军朱据。朱据与孙小虎生有一女,后成为琅琊王孙休的妃子,即景帝孙休的皇后。朱据去世后,她改嫁车骑将军刘纂,成为继室,刘纂前面的老婆是孙小虎同父异母的姐姐。东吴没有为公主封邑,称呼时只能在前面冠以夫姓,因此两位公主被称为“全公主”“朱公主”。

吴赤乌四年(241),太子孙登病逝。次年,孙权立孙和为太子,却同时立四子孙霸为鲁王,造成了对吴国政坛影响深远又恶劣、长达八年的“南鲁党争”。全公主工于心计,政治野心极大,她政治嗅觉灵敏,看出孙权偏爱孙霸,便与孙霸结成同盟。而朱据是太子一党,由此姐妹反目。全公主不愿参与诬陷太子的勾当,姐妹裂痕愈深。

《吴书》记载,“是岁,蜀使来聘,将军孙仪、张怡、林恂等欲因会杀峻。事泄,仪等自杀,死者数十人,并及公主鲁育。”255年,因诛杀权臣

诸葛恪而掌权的孙峻独揽朝纲,引起一批宗室不满。他们想借机诛杀孙峻,但事情败露。全公主趁机污蔑朱公主是同党,于是朱公主被冤杀。可以说,朱公主死于“南鲁党争”的余波。此事在吴国政坛引发持续动荡,并对吴国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吴主孙亮借用此事追究责任,诛杀了朱据的两个儿子,导致全氏分裂,有部分全氏将领投降了曹魏,令东吴损失惨重。

朱公主死后,被草草葬于乱坟石子冈(今南京雨花台)。264年,吴末帝孙皓登基,将朱公主改葬。但史书没明确提到改葬的地点。如果海宁“三女堆”果真是朱公主的墓,为何改葬至这么远的地方,有何政治和家族的考量?这也是一个谜。

作为孙权的幼女,朱公主孙小虎的一生没有留下太多记录。从憎恶她的人来反推,她大概是个正直、贤惠、不爱参与政治的人,很有她母亲步夫人的优良品行。可惜,她还是因为家族原因被卷入官斗,最后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这真是“姐妹相煎,大虎吞小虎”。

东晋小说家干宝著的志怪小说《搜神记》中有一篇《石子冈朱主墓》,说的是孙皓打算改葬朱公主,但找不到具体的墓,就叫了两个巫师,站在乱坟旁观察,看到一个三十多岁、穿着和朱公主生前衣裳一样的女子出来,最后确定了具体的墓。这间接证明朱公主的确是冤死,民间有不少人同情。

一千八百多年过去,三国的风云早已散去,要寻找朱公主的蛛丝马迹,只有去三女堆,在那些石刻画像和奩、盘、盆、耳杯等生活用品中细细感受。